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

□ 12
3110
10



012
3110
卷 10

左傳輯釋卷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安名午成公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社無傳於是安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

矣知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社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王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

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社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如鄭次鄆以

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社阮元云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

壬音而林及顏氏巨謬正俗作王夫以土為後儒所改非也九月辛酉天王崩 社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社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營來聘 社冬者十月

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杜注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非宋地追書也

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杜注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之宋志杜注稱宋亦以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杜注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齊人不會彭

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杜注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

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杜注荀偃不書敗其徒兵於

洧上杜注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

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杜注於是孟獻子自郟先歸不與侵

陳楚故不書衛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杜注

後卿不往各遣偏師以助晉而又無勝敗足言故經不書耳非以獻子先歸也

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杜注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

犬丘杜注犬丘城迂迴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杜注邾宣公冬衛子叔

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杜注小事以繼好結信

疏引俱作朝焉其作大國蓋轉寫之誤儀禮聘禮疏引亦作朝焉作焉似長大國聘焉杜注小字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杜注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人民人為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杜注無傳五月鄭師伐宋杜注書伐夏五

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杜注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杜注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杜注齊

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杜注豹於此始自安衛案豹至此於卿故始見於經說詳於成十六年傳冬仲

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註杜

以偏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註杜

城以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

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註杜

夙沙衛齊寺人

註安

正義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

曰匹并言之耳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註杜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

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

註杜

楨梓

註安

正義釋水云槐小葉曰楨郭璞曰槐當為楸

以自為櫬與頌琴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註杜

穆姜成公母

註齊

詩曰其惟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註杜

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

季孫於是為不

哲矣

註杜

言逆

且姜氏君之妣也

註杜

襄公適母故

註安

中井積德云姜氏指穆姜襄公

之祖母也詩妣謂祖父與祖母也此引單指祖母亦謂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孫之罪在虧祖母是為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敬之意衛案君子至哲矣論季孫失

事穆姜之禮以下論失事齊姜之禮故以且字起之引詩者言凡烝卑祖妣以洽百種之禮今奪姑材以為婦棺是陷齊姜於非禮非以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祖謂祖考妣謂母高祖父母以下總括在中禘祫則并指始祖以下不獨謂祖父母也生稱父母死稱考妣禮有明文穆姜未死而履軒以妣為穆姜是以死母之稱施之生祖妣也況所引豐年祀先祖之詩可以證不敬生祖母之罪乎古人雖不拘必無此事矣履軒師心自用其武斷妄論往往如是甚焉至誠左傳為憤憤今皆舍而不論焉

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註杜

詩周頌烝進也界與也偕備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註杜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

註杜

為六年滅萊

越疆送葬非禮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註杜

欲辟楚役以

公曰楚君以鄭故

親集矢於其目

註杜

謂鄆陵戰晉射楚王目

非異人任寡人也

註杜

言楚子任此

蓋在安

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傳遜云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應言楚思至大非我任之而誰其

非楚子任患之謂衛案此二句承上起下為鄭伯自任則文意乃汎且若傳說不補報德楚思等字不通楚子任鄭患鄭息肩於晉任與息肩相應益切杜注是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註杜

言盟誓之言

註安

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戚琳云當從服本作棄

功言楚有功於鄭也。衛案力亦功也。但功多指事上者而言之。力兼指撫下者而言之。此當以作力為正。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賁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

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陸祭云：官命猶言公命，謂成公之命未改耳。凡云官者，皆謂國家後傳云：無失官命。又云：官之師旅其義並同。衛案杜亦以官命為公命矣。成公既卒，則其命不復可改矣。但子駟云未改，則有可改之時。蓋指嗣君免喪之後，視機處事而言之。故杜云：嗣君未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杜：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杜：元孟獻子與齊崔杼次子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杜：齊三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齊復憂。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杜：以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杜：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杜：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杜：城虎牢足以服

豈唯寡君賴之。杜：傳言荀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杜：子武

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杜：如孟獻子之言，故也。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杜：偏，奪其權。楚公子申為右

以偏為奪也。或以此駭杜，亦喜排舊說之弊耳。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杜：所討之文。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杜：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杜：無傳，不以長檣至，本非會。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杜：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安。衛案鄭新服，陳侯使袁僑如會。杜：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左傳傳釋

卷之十四

及陳袁僑盟

杜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
註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

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秋公至自會

杜魯

又晉荀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杜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

杜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

杜顧炎武云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
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註茲不遠馬宗璉云劉昭吳郡補注云丹陽縣之
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
山連互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衡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使鄧廖

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杜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

杜正義賈逵云組
甲以組綴甲車

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窾也帛盈窾而任力

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窾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馱云組甲以組為甲裏被練以練為
甲裏惠棟云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國家廢敬則甲不組勝逸周書曰年
不登甲不纓勝孔晁曰纓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故山歲不組勝所以
節射也考工函人云凡容革之道既其鑽空欲其窾也空窾則堅窾滿則固帛粗故
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為甲蒙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
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如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窾也今滿窾矣
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窾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
氏之說蓋本於此衡案帛粗滿窾
之餘被于札上故謂之被練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護鄧廖其能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
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
不如所亡
杜當時安
註正義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
楚人以為是咎子
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杜憂患故
註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
杜公即
註位而
朝夏盟于長樛孟獻子相公稽首
杜相儀也稽
註首首至地
知武子曰天子
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杜稽首事天
註子之禮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
東表密邇仇讐
杜仇讐謂齊
註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杜傳言
註獻子
能固事
盟主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
杜鄭服在
註前年
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子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
杜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
註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
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彤外
杜與士匄盟
註彤水名
祁奚請

老杜老致晉侯問嗣焉杜嗣續其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杜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杜午祁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

孰可以伐之對曰赤也可杜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杜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杜諂媚也陸祭云三十年傳司馬

此羊舌職為祁奚佐赤杜偏屬也高書洪範也蕩

是其子故云舉其偏杜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杜高書洪範也蕩

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杜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而三物成杜一官軍尉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杜詩小雅言唯有德六月公會

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杜單頃公晉侯使荀會逆吳

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杜道速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

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杜患楚侵欲袁僑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

侯杜告陳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

其君不來使大夫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杜行陳魏絳戮其

僕杜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杜僕人晉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杜斯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杜順莫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杜守官行法

有安韋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惠棟云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

違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

義也韋說頗勝於杜衡案此句魏絳自陳已所宜守之職犯法也下文云臣敢不

敬又云執事不敬皆覆說此句敬字可見此句魏絳自謂杜注是也事本或作士非

君令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左傳卷之十四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杜懼自犯不武

安衡崇揚干亂行是不順不順則不武君師不武謂揚干不戮揚干是

懼死犯法懼死犯法則不敬執事不敬魏絳自謂也無所逃罪者言死及揚干則己罪益重無所逃避故戮其僕也

不能致訓至於用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鉞杜用鉞斬揚干之僕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杜言不從戮請歸

死於司寇

杜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安傳遜云絳方自裁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耳杜說鑿

公既而出曰寡

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

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杜聽絳死

敢以為請

杜請使無死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杜臣群

旅會今欲顯絳安韋昭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衡案與及也言從役反之後晉侯故特為設禮食

杜謂反役即行此事故云群臣旅會又讀與為施與故云特為設禮食既失禮意又乖事情皆非也

富為候奄

杜代張老士富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

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

杜成公妾襄公母嬖祀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無傳定謚也赴同附姑及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杜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躬陽縣

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今我易之難哉

杜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

將伐陳聞喪乃止

杜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杜不聽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

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杜為下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

之聘也

杜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

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安正義劉焯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

過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四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過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祭云劉說是也鄭玄於周禮注引

王之三又不拜註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縣歌鹿鳴之三三拜註杜小

之首鹿鳴四註杜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註杜行人通曰子以君命辱

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註杜藉薦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註杜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註杜及與也文王

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註安王念孫云臣上亦當有使字三夏文王皆非宴使臣之樂

諸侯會同以相樂註安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

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啣飲酒禮疏

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

不得同矣遣臣即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曾語云夫先樂金秦肆夏繁

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

不取及註杜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註杜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

實叔孫奉君命而來嘉註杜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註杜詩言使臣

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註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註杜皇皇

君遣使臣之詩言忠信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

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

此四註杜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註杜問善衡案善解詩周字魯語忠信為

於善人也故下親礼事難上皆無於字而此獨有焉杜不知註杜咨親為詢註杜

穆叔以周為善據國語解周為忠信遂以善為善道失之註杜咨難為謀註杜臣

戚之註杜咨禮為度註杜咨事為諫註杜咨難為謀註杜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註杜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註杜曰子

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註杜不終君也註杜慢其

備親身棺季孫以定妣本賤既無器註杜匠慶謂季文子註杜大匠

謂如季孫所議則註杜不終君也註杜慢其

為夫人禮不成註杜不終君也註杜慢其

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杜言襄公長將責李孫

初李孫為已樹六檟於蒲

圃東門之外

杜蒲圃場圃名李文子樹檟欲自為檟

匠慶請木

杜為定如作觀

李孫曰畧

杜不以道取為畧

陸彛云真德秀曰李孫意在少抑妾母不使盡同小君其曰畧者猶言從簡而已匠慶不悟其指乃畧取蒲圃之檟而李孫不之禁可謂賢矣孔氏乃以律略人畧賣人為比豈李孫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案釋例亦云略者議從略賤彼與此注不同衛案真云略猶言從簡是也其言匠慶不悟其指乃畧取蒲圃之檟則失之季孫只言宜從簡畧不與觀木使匠慶自擇之匠慶以季孫命已擇之欲得良材故不伐他木而用其木季孫自知其過故不禁焉至以

季孫為賢頭與君子所評相乖其謬不須辨矣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杜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

異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杜安衛案季孫

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杜安衛案季孫

姜所擇檟以葬齊姜今又欲不備之如之葬故云多行無禮也

冬公如晉聽政

杜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享公公請

屬鄆

杜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顛史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

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通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杜晉官徵發

命鄆無賦於司馬

杜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

小闕而為罪

杜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杜借鄆以自助

晉侯許

之

杜為明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杜因魏莊子納虎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杜欲戎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

杜孟樂其使臣

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

杜怪其言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困夏民以代夏政

杜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

恃其射也

杜羿善射

杜正義賈逵云羿之先

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歲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譬時有羿

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
衡素羿名善射故好事者因初彈日之說其實羿只一人當以此傳為正說
不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注杜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危圍注杜四子皆羿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注杜寒國北海平壽縣東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注杜夷氏正義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收采也信而使之以為

已相浞行媚于內注杜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注杜欺罔而虞

羿于田注杜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注杜樹立外內咸服注杜

羿猶不悛注杜悛改將歸自田注杜羿獵家眾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注杜食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注杜殺之於窮門靡奔有鬲

氏注杜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陸榮云真德秀曰傳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顧炎武云此文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為謀也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伯靡出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衡素

茹絳意在諷晉侯好田故詳於羿而畧於相靡奔有鬲氏蓋在滅斟灌斟尋之前而

於文不得不然非謂羿死靡即奔也三家所見皆是而不知求之文未免隔靴搔痒焉爾

澆因羿室注杜就其妃妾生澆及

豷注安釋文豷許器反惠棟云澆說文引作教論語作真尚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教管子云若教之在堯說文引書作真讀若傲論語真蕩舟說文是教與耳通今傳作澆者教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注杜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處澆于

過處豷于戈注杜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注杜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注杜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

豷于戈注杜后杼少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注杜澆因羿室故不安

顧炎武云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衡

案處澆於過故哀元年稱有過澆澆處窮未必以澆處過改稱有過矣澆性詐偽因

羿室不改羿號皆所以收羿臣之心也澆不好田而傳亦詳序之者澆不德於民使

澆滅斟尋靡因收二國之燼以滅浞時晉侯欲伐我故因羿事以及澆規用師不可

不慎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注杜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

官各為箴安馬宗璉云劉向別錄云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辭戒王過註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為公卿封之長子於虞人之箴註杜

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註杜芒芒速貌經啓九道註杜啓開九州

道註安衡案經猶大也州開一大道以總之道猶經川總眾水故曰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註杜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註杜冒貪忘其

國恤而思其麇牡註杜言但念獵武不可重註杜重猶安正義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陸梁云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衡案陸說即服義晉侯欲戰而不欲和是專重武杜謂武專指田而言故訓重為數非用不恢于夏家

註杜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註杜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

是不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註杜及后安衡案魏絳以引夏訓及虞箴以論其可與和而不可與戰因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註杜荐聚也易猶輕也安正義服虔云荐草也

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陸梁云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衡案荐薦同陸又引顏注荐屨也非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註杜聳懼狎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

不頓四也註杜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註杜以右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

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註杜能言善謀傳言晉侯又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註杜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

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山安正義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惠棟云禮記作臺駘淮南墜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壹字

相似壹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合即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馬宗璉云淮南墜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

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連案酈元注姑蔑城在卞縣南是魯卞縣為邾魯接壤之地臧孫與邾戰敗於狐駘為目台山即魯卞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出

目駘證狐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壤惠說不如杜注之確衡案正義云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

魯國南藩也邾在魯東南與番縣接壤縣東南又有目台山台駘聲同故杜疑其為狐駘狐駘檀弓作臺駘故惠馬引淮南墜形訓以為即臺駘術惠又云篆文臺壹相

似壹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是以傳作狐駘為誤矣馬則據水經注以姑蔑為邾地云姑蔑在卞縣南目台山卞縣北山是為邾魯接壤之地今案傳作狐駘正字也戴

記原本蓋作壺駟同音假借字後以形似訛為臺字耳與淮南臺駟術不相涉下魯國北邑與齊堂阜相接文十五年齊人教孟氏飾公孫敖棺真諸堂阜十人以告是也齊在魯北邾在魯南安得與邾接壤哉隱二年與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魯地魯國下縣南有姑城鄆以為邾地誤耳馬據誤說以證杜注安知杜注之為確哉目台山今本作

國人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杜注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

而巳安正義髮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眾以為泉麻與髮相

曰魯婦人之髮而弔也自敗於臺駟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髮而相弔知於是始

髮者始用髮相弔也沈彤云正義所引康成之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髮而弔句

髮之正訓也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筈皆所加于髮之上者

髮之名則不以服而得故亦謂之露髮至國人逆喪僅僅之際或不能盡備布麻而

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有者若相弔本不宜髮也况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纒而紒

為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髮之上本有服哉儀禮喪服注云髮露紒也用麻自

頤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為此康成麻髮之制也衡案髮杜從先鄭當以

後鄭說為正禮始遭喪男子祖括髮婦人髮則魯婦人之髮不自敗於臺駟始矣而

傳云於是乎始髮是此髮有異常故正義引檀弓為始用髮相弔是也凡始云者後

以為常也杜云不能備凶服髮而已然則敗於孤臺之後魯婦人唯髮以終喪不復

制喪服也豈其然乎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駟杜注臧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紒短小

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杜注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紒短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杜注發子叔孫豹郕

世子巫如晉杜注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杜注衛

其大夫公子壬夫杜注書名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杜注穆叔使鄆人

公至自會杜注無冬戍陳杜注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杜注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杜注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遂命安

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謠嫌於公自命杜注安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杜注王叔周

之故此書公至自晉以明實非公命耳杜注王叔周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杜注王叔周

晉人執之士魫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杜注王叔周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杜注王叔周

告愬盟主

卷之十四

十一

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杜：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郕太子

于晉，以成屬郕。杜：覲見也。前年請屬郕，故將。書曰

叔孫豹郕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杜：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杜：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

吳，且告會期。杜：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杜：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杜：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

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

共王於是不刑。杜：陳之殺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之口又

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

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講事不令，集人來定。杜：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已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殺子及公

侯，故君子以爲不可。夏，書曰：成克成功。杜：亦逸書也。克，信也。言

成會吳，且命成陳也。杜：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

以會致，舉其所主也。杜注未是。穆叔以屬郕爲不利，使郕大夫聽命于會。杜：郕近

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

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杜：改子辛所行。而疾

討陳。杜：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

無之而後可。杜：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成陳。杜：備楚。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杜：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棗。棗，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杜：在阼階西鄉。宰父家器爲葬備。杜：序

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杜器備謂珍寶

杜釋文重如字又直龍及中井積德云無重謂什器各一事無副蓋備專指用器

不謂珍寶矣珍寶在乎上文金玉中不當復言衡案釋文重又直龍及則陸

亦解重為重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

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杜華叔秋

葬杞桓公杜無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約如邾季孫宿

如晉杜行父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杜書十二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杜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

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杜狎親習也

安衡案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杜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安衡案楛城名也故貫其頸亦謂之楛

註頭若城之在手故曰楛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兵杜司武司馬言其懦

陸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

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杜言我射女門亦當秋滕成公來朝始朝

安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杜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安也謂賂夙沙衛之謀蓋鄆人亦嘗賂莒恃之杜言賂下文萊恃謀

而不設備也傳此言賂下言謀各舉其一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杜平

四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杜鄆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

且謝亡鄆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

萊萊恃謀也杜賂夙沙衛之謀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

東陽而遂圍萊杜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甲寅埋之環城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甲寅埋之環城

甲寅埋之環城

甲寅埋之環城

甲寅埋之環城

甲寅埋之環城

傳於堞

杜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安

惠棟云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脩櫓轂輜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踊土

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衛索

及杞桓公卒之月

杜此年乙未王湫帥

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

杜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

兵來

安惠士奇云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倂曰或曰正與子字子馬衛棠解圍正與子蓋姓正名與子古人名字相配楊倂以子馬為正與子字是也二

年萊人使正與子駱風沙衛以索馬牛各百匹蓋其謀也

杜此時點在下邑故率師與王湫救萊正與荀卿子所說合

齊師大敗之

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杜四

月陳無字獻萊宗器于襄宮

杜無字桓子陳完女孫襄宮齊襄公廟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邾

杜遷萊于邾

安釋文遷于邾五兮反本

崔杼定其田

杜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杜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

禮小邾子來朝城費

杜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宿如衛八月螽

杜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

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杜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鄭伯鬍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杜實為子駟所執以瘧疾赴故不書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於鄆也

鄭伯鬍頑如會

陳侯逃歸

杜楚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杜郊

而歸

卷之十四

十四

土功之時故經直書城費而傳詳載叔仲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伯之言以釋之李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不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註杜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安王引之云：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

南遺為費宰。註杜費李氏邑。叔仲昭伯為墜正。註杜墜正主役。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註杜傳言祿去公室，李氏所以強。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註杜亦郊子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註杜代厥廢，多露之濡也。義安衛索，此亦斷章取義。言已非不欲，夙夜於官職，但有懼多露之濡也。義安衛索，此亦斷章取義。言已非不欲，夙夜於官職，但有取非禮不可妄行。註安癡疾不能夙夜，猶女子懼多露不敢夙夜也。注非。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註杜詩小雅言讓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註杜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宜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註杜靖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安正義定本介景皆為大也。取下文介福降之不可通。恤民為德。註杜靖共其位，安衛索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所望，請降之不可通。恤民為德。註杜靖共其位，安衛索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所望，請

正直為正。註杜正已心。正曲為直。註杜正入曲。參和為仁。註杜德正直三註若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註杜言起有此三註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註杜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註杜為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註杜緩報非言。而尋孫桓子之盟。註杜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註杜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註杜敬繼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子其少安。註杜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註杜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

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註杜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陸祭云下文云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

謂從者也註杜從順安行也註安是也從與衡對當讀為縱譬之草木縱則順理橫

則逆理從者衡而委蛇必折註杜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註安衡紫譬之木

謂順禮者耳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註杜晉會鄭僖公之為天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註杜魯成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

亦不禮焉註杜子豐穆及其元年朝于晉註杜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

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註杜二慶陳執政大夫

楚人從之註杜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註杜鄒之曰楚人執公子

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註杜背君安言懼

立公子黃以屬楚陳侯逃歸註杜鄒會所以不書救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註杜無鄭人侵蔡獲蔡

公子燮註杜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衛人邾人于邢丘註杜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註杜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

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註杜晉悼復脩伯業故鄭群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

熙子侯子丁註杜辟罪也加孫擊孫惡出奔衛註杜二孫子庚寅鄭子

左傳傳釋

卷之十四

十七

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註杜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

皆喜唯子產不順註杜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

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註杜大命起師安衡案翻宋經注本言上有何字非五月甲辰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註杜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註杜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註杜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註杜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驕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註杜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

多職競作羅註杜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安衡案兆卜兆之辭所謂

事滋無成註杜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註杜族家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註杜二竟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註杜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註杜言得失

是欲註杜楚欲以鄭為鄙不可從也註杜言子駟不可從親我無成註杜晉親鄙我

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為鄙邑故楚不可從不知

待晉也衡案子駟云晉師至吾又從之故子展駁之言晉師至吾又從之是楚親我

終無成也。親我無成，則鄙我是欲。勢之所必至，故楚不可從也。凡讀書當先求主意所在，乃如此節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駁之，欲守信以保國，故小所以事大信也。以下以「信」字貫之，檢上下文，又未見楚欲鄙鄭之意，故知鄙我。是欲子展論鄭棄信勢必至此，不謂楚有始無終也。王說亦非。不如待晉，晉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師和睦，必不棄鄭。杜：四軍謂上中下新，楚師

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杜：舍之子，杖莫如

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杜：衡案，子展杖信，其所見又極明且速，而五子不從，終

之五子皆死於亂，而子展獨能令終洵有以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杜：詩小雅，孔

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杜：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也。如匪

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也。安：正義，鄭玄以匪

之謀，言止而不行，坐謀遠近也。衡案：如匪行邁謀，喻不即行其事而空論其是非，非得失，鄭說是也。道路也不得于路，言不能得所欲往之路，喻不得善謀也。請

從楚，駟也，受其咎。杜：駟，子駟名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

伯駟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杜：索，盡也。陸案云：既云悉，則不得重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杜：稱舉也。焚我郊保。杜：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杜：馮，迫也。安

王念孫云：郊保與城郭相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云。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擅子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保縣邑小城，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韋

注並云：小城曰保，馮亦陵也。馮陵重韻，不得分為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如陵也，馮亦陵也。敝邑之

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杜：皇，暇也。啓，晚也。翦焉傾覆，無所控

告。杜：翦，盡也。安：陸案云：言其傾覆如被翦斷也。衡案：言翦斷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杜：夫人猶人，人猶人。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杜：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

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杜：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

于寡君。杜：一个，獨使也。安：釋文：个，古。賀反。注同。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

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杜為明年晉伐鄭傳

晉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杜謝公此春秋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標有梅

杜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李武子曰誰敢哉

杜言誰敢安衡案梅實初尚在樹者七分既而在樹者三分既而悉皆墜地頃筐墜之

無復在樹者以喻經時之久故李武子曰誰敢哉言魯必速出師誰敢如梅實在樹者七而後盡墜地之久也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

杜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杜遲速無時武子賦角

弓

杜角弓詩小雅取其兄第昏姻無相遠矣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杜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

文之業復受

宣子曰城濮之役

杜在僖二十八年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杜示子孫

句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

杜言己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

君子以為知禮

杜彤弓之義在晉君故申以敬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句其孫也故云先君守官之嗣也

安衡案稱先君及其祖以為知禮也勉己之意故君子以為知禮也

安

九年春宋災

杜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

氏薨

杜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

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杜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

使伯氏司里

杜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正義此傳言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衡案政國政宋制右師為政樂喜賢特以司城為政下又有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之文故傳言此以見救火之令出於樂喜也

下文又云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則其所令亦發於火時非皆素戒也

具正徒官庀其司庀武守庀府守之屬皆指其事而言則此司里亦指其事而言之非官名也司主也里民居也使伯氏主帥里民以防其居故謂之司里下文徹小屋塗大屋之屬即其事也

備則因其帥里民使之無掌之耳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杜大屋難徹

就塗陳奮揭具綆缶

杜 奮箕籠揭土輦

阮元云揭字石經初刻以手後

字正義云其字從手謂以土持物與奮共文奮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輦

備水器

之

益醫

安 釋文醫戶暫反正義周禮凌人春始

量輕重

杜 計人力蓄水

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

杜 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

表火道

使華臣真正徒

杜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則從其所

趣標表之 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杜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

向

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

杜 樂造司寇

武守

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

杜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

使西鉏吾庀府守

令司宮巷伯微宮

杜 司宮奄臣巷伯寺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杜 祝宗人

於士弱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丹火是故

味為鷄火心為大火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於士弱

問宋何故自

知天道將災

見則令民內

安

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在止納也

下文因宋故獨言大火耳劉用

死而配食也

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死而配食也

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死而配食也

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死而配食也

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死而配食也

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死而配食也

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

星之分野，非配食也。下文又云：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高丘，祀大火，夫祀大火，則必有配食之人，故漢書五行志云：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是也。但志以此傳食於味，食於心為配食，則失之。不考杜蓋襲其謬耳。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高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高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高之祖也。始代商人，閼伯之後，居高丘，祀大火。商人閼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火災，宋是殷高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火災，宋是殷高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穆姜

薨於東宮。杜：大子宮也。穆姜淫，儻如欲廢成。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陸榮云：劉禹錫稱董生

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

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若以執于姜耳，而杜元凱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衡案：春秋內外傳言八者三，一即此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二不變，筮法以少為卦主，則艮之八義易知也。其二在晉語：曰得貞屯，悔豫，皆八也。蓋連山歸藏之法，遇卦曰貞，貞如貞松貞女之貞，故謂不變為貞之卦。曰：悔則改矣，故之卦曰：悔屯之豫，初九四五六皆變，六二六三上六皆不變，是不變者皆八而無七，故云八也。韋昭據內傳，蠱之貞山，其悔風云：內為貞，外為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則何獨遺六二六三，其說不可通矣。又曰：得泰之八，下文占之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專依泰象而言之，則六爻皆不變矣。然則不唯陰得少陽，亦得少泰卦三陰三陽，其數又同，而必言八者，蓋陽動而陰靜，動者之變，乃是其常，靜者之變，則失其性，二易既以不變者占，尤責陰不變，故不言七而言八與。

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杜：史謂隨非安，衡案：震為瓦，為動，於位為東，兌為說，內動足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杜：亡，猶無也。衡案：言無速出之事也。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無咎。杜：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繫辭云：爻言乎變者也。故一爻變，多以變爻占之，二爻變，以上則以彖辭及遇卦之卦及內外卦之象占之，此五爻皆變，故史以內外卦之象占之。姜以彖辭占之，意各有取也。又案：周易以變者占，二易以不變者占，其意如相反，然試就此艮之隨而論之，不變者唯六二，艮六二爻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此亦穆姜不出東宮之

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所以為神聖之作也

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子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

夫不失守

遷業

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

王引之云士魴二字蓋因下文勝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

下軍將次於上軍法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

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所以為神聖之作也

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子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

夫不失守

遷業

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

王引之云士魴二字蓋因下文勝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

下軍將次於上軍法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

得所 官不易方 其士競於教 其卿讓於善 其大

夫不失守 其庶人力於農穡 商工阜隸不知

遷業 韓厥老矣知營粟焉以為

政 言其能讓也杜云代將中軍下皆序其讓而此獨舉其官不倫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使匄佐中軍

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 魴將下軍魴佐之

王引之云士魴二字蓋因下文勝人薛人從欒黶士魴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

下軍將次於上軍法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黶當佐上軍矣故欒黶與韓起相

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所以為神聖之作也

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讓若士勤為下軍佐位不相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樂賢不
言少於士勤則不當有士勤二字衛祭詳味傳文晉侯初擬樂賢佐上軍士勤將下
軍韓起佐之二人皆賢起讓而上之故云樂賢士勤上之上句不言少於士勤者蓋
起與勤年相若故不言勤耳二句既不言勤而樂賢俱讓而上起則不得不止之上
舉人之名而韓起初擬下軍佐又明矣左氏之文不可二字魏絳多功以趙
移動如王不能通傳意欲妄刪補其文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武為賢而為之佐註杜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註杜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註安衛案武城楚邑在方城北

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註杜為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註杜鄭從

也楚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鄆門註杜鄆城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註杜梁師之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註杜二國從新軍安衛案鄭風東門之墀篇云東門

栗也踐踐也是鄭表道植栗也上有三門趙魏將攻東門有踐家室則猶速於門故斬其行栗以恢復道與申戌師于汜註杜聚軍還

鄭地安釋文汜音汎衛案汜本或作汜汜音似水名亦在鄭然與汜自別令於諸侯曰脩器備註杜兵器

盛餼糧註杜餼乾食歸老幼註杜示將居疾于虎牢註杜諸侯已取鄭虎牢

肆晉圍鄭註杜肆緩也皆過也鄭人恐乃行成註杜與晉中行

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註杜獻子

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救楚人註杜救罷吾三分

四軍註杜為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註杜來者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註杜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註杜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之時君子運謀勞心小人勤事勞力此先王之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明不徒以戰爭
為務衛案暴骨二句中上猶愈於戰之意言苦戰勢必至暴骨以逞不若使楚疲不
能戰當今之時不可以與之爭也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

之制也杜艾息也言當安衛索艾艾也故列申訓絕又訓止此當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杜鄭服故將

盟鄭六卿公子駢杜子駢公子發杜子國公子嘉杜子孔公孫

輒杜子耳公孫蕞杜子蟻公孫舍之杜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

從鄭伯杜門子卿晉士莊子為載書杜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杜如遠

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杜介猶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杜謂以兵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

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杜墊隘猶委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杜亦如荀偃曰改載書杜子駢亦以所言載

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杜要誓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

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

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杜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衡索晉三軍者假令中軍

軍下軍伐鄭亦如之是晉二軍常休而楚師疲於奔命杜閏月戊寅濟于陰阪

侵鄭杜以長歷參按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伐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

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

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

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固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

阪洧安衡索上文門其三門注云晉三軍各攻一門此注云晉人三番四軍

津安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杜不唯不知古歷法又不知兵法也凡攻城之方

諸門並攻則城兵力分又艱應援若更攻一門門各五日所拒既寡兵力不

之有杜伐吳有功雖非良將亦非不知兵者而為此迂解者欲以成此年無閏月之

說而掩長，歷之謬耳。次于陰口而還。註杜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

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註杜傳言子展能守信。安衡案：若敗晉師，其怨益深，後欲

成，不可得焉。子展有遠慮，故止之，非獨守信也。下文楚師至，子展勤與之平，其意可見矣。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註杜沙隨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註杜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國君十

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註杜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

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註杜裸謂灌鬯酒也。以

金石之樂節之。註杜以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註杜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安正義：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衡案：廟祧之說，正義盡之矣。蓋廟祧相對，則遠廟為祧，散則廟亦可稱祧，而後儒嗚呼互相辨駁，今皆不取。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

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註杜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楚子

伐鄭。註杜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

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吾

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註杜質，主也。正義：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陸祭云：質，實也。哀十

之盟，而心不質，諸鬼神故神弗臨也。一說：唯有其文，而無質實，亦通。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註杜瑞符也。善

之主也。是故臨之。註杜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註杜蠲，潔也。背之可也。乃

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註杜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

卒。註杜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輸積聚以貸。註杜輸，盡也。安傳：遜云：輸者，以車輦

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註杜散在民。亦無困

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註杜散在民。亦無困

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註杜散在民。亦無困

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註杜散在民。亦無困

人註杜不匱

公無禁利註杜與民共

亦無貪民註杜行禮讓

祈以幣更註杜足給

行註杜用

賓以特牲註杜務崇

器用不作註杜因仍

車服從給註杜足給

行註杜用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註杜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

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註杜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安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

釋文祖莊加反惠棟云祖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索京相璠云祖宋地今彭城徧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徧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徧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祖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謬或以昭六年注祖鄭地當之其說更誤齊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乎杜云楚地由後邈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徧陽有祖水即此祖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徧陽國是祖即近徧陽之地既會於柤即滅徧陽耳衛索傳齊高厚相大子光以會諸侯于鍾離正義祖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昭四年傳吳伐楚入棘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相與鍾離近故杜以為楚地然此時楚雖強其勢未甚張非昭四年之比齊云楚地恐未及淮此是也嘗以京相璠說為正

夏五月甲午遂滅徧陽註杜

徧陽姒姓國今彭城徧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

公至自會註杜無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註杜無

秋莒人伐我東

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註杜荀營不書安

衛索師無功告辭畧耳

秋莒人伐我東

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註杜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專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

發公孫輒註杜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鄉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成鄭虎牢註杜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成虎

卒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敘諸侯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註杜

子壽夢吳

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註杜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

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註杜

厚與光俱不敬

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註杜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註杜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晉荀偃士匄請伐徧陽而

封宋向戌焉

杜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榮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杜丙寅四月九日

孟氏之臣秦堇父輦

重如役

杜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杜門開故攻

縣門發耶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杜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

縣東南莖城是也言此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

安正義服虔云扶掖也謂以木板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衡案門者下屬殊少意味杜

狄虎彌達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擗

杜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擗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杜百人為隊

孟獻子曰詩

正義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杜詩邶風也

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杜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杜帶其斷布以示勇

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榮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杜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

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杜班還

知伯怒

杜知伯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杜出偃句之間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杜二事伐偃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

女違

杜既成改之為亂命

女既勤君

杜無武功可執也衡案易施也延也言

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杜可執守也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杜謂偃句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杜又欲施延其罪於余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

杜謂偃句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

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

杜四月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杜躬在矢石間

甲午滅之

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

杜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諸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杜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註杜辭讓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註杜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註杜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群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註杜師帥也，旌夏大旗也，以。

享君不亦可乎？註杜子言俱天舞師題以旌夏註杜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註杜晉侯疾也，著雍晉地。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註杜著雍晉地，卜桑林

見註杜崇見於卜兆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註杜奔走還。荀偃不可，曰：我

辭禮矣，彼則以之註杜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註杜言自當加。晉

侯有間註杜間疾，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註杜諱俘中國。

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註杜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註杜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生秦不茲事仲尼註杜言二父以力相尚子。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註杜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註杜。

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註杜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

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

子駟曰：國病矣註杜師數出。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註杜兼。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註杜繇兆，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

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註杜蒯孫林。秋七月

...

...

...

...

...

...

...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杜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安衡案傳言伐而不言禦而敘之孫蒯獲皇

耳之下蓋魯懼而不出故恥而諱之耳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杜蕭宋邑

九月子耳侵宋

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杜競爭也安陸祭云宣元年傳不競於楚注

云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師強競大甚耳衡案注是也宣元年傳亦當訓爭競陸說未是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

杜周謂天王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杜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問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杜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

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杜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安衡案世子未誓於王執幣帛繼子男之後晉悼方脩霸業喜光媚已輒廢先王之禮令光列滕侯上失禮之大者也故經直書以貶之而傳詳載其事以釋之

己酉師于牛首

杜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

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

杜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

爾車非禮也

杜言女車猶多過制 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杜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故五

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杜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於是子

駟當國

杜攝君事也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

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

杜宮公 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

杜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聞盜不傲而出

杜子西公孫夏子駟子 尸而追盜

子為門者

杜置守門 庀群司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杜千二百七十五人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

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翮

司齊奔宋

註杜尉尉止子

子孔當國

註杜代子

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

註杜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

大夫諸司門子弟順將誅之

註杜子孔欲誅不順者

之請為焚書

註杜既止子孔又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

不亦難乎

註杜至治

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眾子得所欲

註杜欲為

眾亦得安

不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乃焚書於

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註杜不於朝內燒欲

諸侯之師

城虎牢而成之晉師

城梧及制

註杜欲以偏鄭也

不書城魯

註安衡案虎牢即成皋

漢楚相持於成皋

鄭地也言將歸焉

註杜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

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成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註杜還繞也陽

註安釋文還本亦作環

戶關反惠棟云鄭氏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

矣

註杜荀彘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

合諸侯以益恥

不如死我將

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

註杜潁水出城陽

子驕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註安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註杜致怨為後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

命

伯輿

註杜右助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殺史

楚人亦還

註杜鄭服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王右

致怨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命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伯輿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致怨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命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伯輿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致怨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命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伯輿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致怨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命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伯輿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致怨

註杜致怨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殺史

狡以說焉

杜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杜

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叔與伯輿訟焉

杜直

王叔之宰

杜宰家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杜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杜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杜篳門

杜門閨竇戶穿壁為戶上銃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

安

釋文閨音圭本亦作圭惠棟云說文引云篳門旁竇也穿牆為之如圭矣玉篇亦引作竇竇與竇同音同物

備具

杜安林堯叟云牲犧牲用器用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

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

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

安

正義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諸言

駢皆赤牛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陸彛云駢赤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犛牛郭璞注曰旄牛也衡案旄毛通駢旄謂赤毛之牛必言旄者以足句耳旄牛與牛異未聞用之

盟又未聞盟用二牲陸說非注皆字疑當作亦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

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杜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底本或作底非今從石經宋本岳來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

寵

杜寵巨專刑不任法

安

衡案放如隱居放言之放置也

杜師旅之長皆受賂

安

衡案官之師旅謂羣有司詳見于文十八年杜以師旅為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之師旅故云師旅之長果如其說傳當言師旅

唯大國圖之

杜

官之師旅也

杜

富故使吾貧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杜

正者不失下之直

安

吾能無篳門閨竇乎

杜

言王叔之屬

衡案下卑也謂卑賤王叔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杜

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輿

合要

杜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杜

注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疏要劾實也契券也猶言證言使二人合所

相罪狀劾實之辭瑕禽詰其證而王叔之宰不能答故云不能舉其契

王叔奔

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夏四月四卜郊

王叔奔

杜

代王

王叔奔

晉不書不告也

杜

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王叔奔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夏四月四卜郊

王叔奔

杜

代王

王叔奔

晉不書不告也

杜

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王叔奔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夏四月四卜郊

王叔奔

杜

代王

王叔奔

晉不書不告也

杜

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王叔奔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夏四月四卜郊

王叔奔

杜

代王

王叔奔

不從乃不郊

杜無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杜世

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毫城北

杜毫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安惠棟云二傳皆京城址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址與此傳同案毫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毫無考非也公

至自伐鄭

杜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杜晉尊光

會于蕭

魚

杜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杜無傳以會至者觀

楚人執鄭行人良

霄

杜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

民人故假立中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杜征賦稅也三

家各征其軍

屬之家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

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

真能給也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僖闕

杜僖宮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

杜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

正月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分公室國

三家各有其一故云三分公室也如杜注是三分魯國而魯侯寄食於三家矣今知不然者哀公之時公室益衰然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三卿三隧及公邑之田猶為魯侯之有矣凡傳言分室奪室遺室者皆謂貸財則此三分公室亦謂賦明矣三子各毀其乘

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

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倍征

杜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

孟氏使半為臣

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左傳傳釋

卷之十四

北三

北三

北三

北三

若子若弟

杜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取其二。

叔孫氏使盡為臣

杜盡取其子弟。

以其父安。正義昭五年傳，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子弟，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衡案此與昭五年傳同出於一人之手，所記不容有異。注疏依彼傳以解此傳，是也。但不解傳所以言半言盡，故後儒多疑之。今詳傳意，三家言公室各私一鄉之賦而已，未敢奪其地。父兄一家之專，不以役邑入者，特倍征之而已，不能強使臣已。此事在當時甚明，言使半為臣，為子弟之半可知也。故傳又申之曰：若子若弟，若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是申分一家而取其半矣。則叔孫氏使盡為臣，并父兄子弟之專，甚於季氏倍征，不以役邑入者矣。此又何說也？邵顧諸人不知取昭五年傳以解此傳，其謬勿論耳。杜雖知之，未言半言盡，亦未免隔靴搔痒也。又案昭五年傳，先序叔孫，此先序孟孫者，三家之中，獻子最賢，又不與三分之謀，以季孫所為為過甚，故取四分之一。叔孫見之，不敢同。季孫亦不能知孟孫所為，故取季孟之間，而處之傳隨其事。先後序之，而三家心術自見。故先序孟孫也。昭五年傳，則先序叔孫，於文便。故先序叔孫也。不然，舍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分氏不如是，則三家不全其故而安。傳遜云：不然，舍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也。衡案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征對言。言孟孫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不如是，則二氏督責其民，不捨免之也。不入者倍征，結季氏之事，不然，不捨，結叔孟二氏之事。杜傳以此句為總結，故或以為三家盟詛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

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

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

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

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子東門

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

子光所以序晉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

左傳卷之十四 十四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杜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右還次于瑣

杜北行而西為右還瑣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

圍鄭觀兵于南門

杜觀示也

西濟于濟隧

杜濟隧水名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杜亳衛當

亦作京說詳于經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杜慎敬威儀謹辭令

諸侯道敞而無

成能無貳乎

杜數伐鄭皆罷於道路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蕝年

杜蕝積年穀

而不毋壅利

杜專山川之利

毋保姦

杜載罪人毋留慝

杜速去

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辨王室

杜辨助也

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杜二司安天神

正義天子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

群神群祀

杜祀羣祀在祀典者

先王先公

杜先王諸侯

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衛案問祀也

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二國之祖

杜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皆已姓祀如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衛案杜謂先王先公即七姓十二國之祖故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今案傳文簡潔其詳言者必有為而言之此特舉神名言七姓十二國之祖足矣何必分言其為王為公者然後始言祖哉蓋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謂諸蓋以上至不聖先王後公者以尊且近者為主也盟詞有辨王室之語故先言先王先公然後及十二國之祖耳十二國杜注是也

亡氏路其國家

杜路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杜乞師旅

秦右大夫

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杜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杜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鄭人使良霄

能以玉帛綏晉

杜衛案綏安也安居不勳或曰綏退也與下文攝虜相復非也

不然則武震以攝

威之

杜安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王念孫云之涉之音是也攝與隔同懼也謂武震

安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王念孫云之涉之音是也攝與隔同懼也謂武震

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

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杜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

義

字同

義

字同

義

義

左傳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十四

交使在其間，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讒。安 衡案生民之害，唯戰為甚，兵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魚為介，故不書。安 交通使，或容和平罷戰，故聖人設此禮，以冀蘇斯。

民豈止示整而已哉？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杜盟。

不書 安 衡案：諸侯皆在焉，而晉獨與鄭盟，又各使大夫，夫與彼君盟為盟，小故經不書，非不告也。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魚杜 經書秋 安 衡案：會于蕭，魚公至自會，在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之前，公穀亦公穀經誤，錯之身自秋至冬，經歷序諸侯之事，不復書時月，非褒貶所關也。秦人上始言者，既與上異事，晉人又必來告，故言冬以具四時耳。庚辰，赦。

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杜 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貽告于諸侯。

侯杜 叔貽，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

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杜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

人德義如是，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觸杜 懼觸師名。廣車，輓

車，淳十五乘，申兵備。杜 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黏也。正義：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也。

射禮數射算，二算為淳，凡兵車百乘。杜 他兵車及廣車，淳十五乘，則凡兵

車百乘者，更合言輓廣或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輓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輓廣共為百乘耳。臧禮堂云：杜訓淳為耦，耦為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

車七十乘，共為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輓也。衡案：廣輓異名，則淳十五乘，皆三十乘，合為六十乘，正義為輓廣各十五乘，失淳字義，非也。凡如凡帶之凡，凡兵車謂常

兵車，上有廣輓，故稱凡兵車，以別之耳。百乘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歌鐘二肆。杜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小晉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衡案：縣必有編鐘，編磬，傳云：二肆，則有編磬可知矣。傳

言歌鐘者，舉重而言之，以便文耳。杜以此言鐘下言磬，謂此有鐘無磬，不知及其傳言二肆，故省磬，以便文。下磬連鐘言之，鐘大鐘，則磬亦大磬，非編磬也。

鑄磬杜 鑄磬皆安 鐘二肆，故曰其。女樂二八。杜 十六人。安 衡案：所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杜 在四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杜 諧亦安 釋文：九合，諸

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九會盟于戲，十年會桓，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杜 此

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

之靈也註杜衡案靈之為言威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註杜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

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安註安衡案足利本淳熙本閩本皆作只與詩合只助語字樂只謂

本註安其心和樂作音者同音假借注云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則杜樂旨君子福祿攸同註杜攸所安也便蕃左右亦是師

從註杜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註杜和其義以處之註杜處位

禮以行之註杜行教信以守之註杜守所仁以厲之註杜厲風安註安衡

四之字並指德而言不義不能以處德非禮不能以行德無信不能以守德厲如秣馬厲兵之厲謂磨厲其德四者皆所以用德而樂其本也故下結之曰所謂樂也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註杜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

曰居安思危註杜逸安註安惠棟云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註杜規正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註杜待遇不能濟河註杜渡河南安註安衡案待備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註杜司盟之府有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註杜禮大

功則安陸祭云禮無大夫有功則賜樂之文杜順傳為說耳衡案傳言禮則古必賜樂有是禮蓋當時卿大夫奢僭無度或有不待君命而用金石之樂者唯絳

辭不得命而後用註杜庶長秦爵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註杜庶長秦爵

鄭己屬晉安註安馬宗璉云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十八

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註杜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

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註杜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註杜琅邪費縣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郟註杜郟晉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

卒註杜五年會於戚公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與盟而走以名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郚杜入郚

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謝前年

子壽夢卒杜子壽夢吳安錢大昕云經言乘傳言壽夢乘壽皆商音當讀如嘯

臨於周廟禮也杜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杜於

同姓於宗廟杜所出王

同宗於祖廟杜始封君

同族於禰杜禰

為諸姬臨於周廟杜姓諸姬同

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

以報晉之取鄭也杜取鄭在前年梁國睢

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

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不敢譽亦不敢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杜正義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

妾婦之子若而人杜然則古人謂姑為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杜陰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杜士魴聘在此年

秦嬴歸于楚杜秦景公妹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

禮也杜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

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皆自已稱之且若父之姊其年已長天子求后而以此對之非人情也樊說恐非

非稱謂之道竊謂姑而年長於己謂之姑姊年少於己謂之姊妹如此則姑姊妹皆

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姊妹入火而救兄于是謂

父姊妹為姑姊妹也衡案如樊說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父稱之合二者以為一人之稱恐

言非適也

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姊妹入火而救兄于是謂

父姊妹為姑姊妹也衡案如樊說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父稱之合二者以為一人之稱恐

子壽夢卒

臨於周廟禮也

凡諸侯之喪

同姓於宗廟

同宗於祖廟

同族於禰

為諸姬臨於周廟

以報晉之取鄭也

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

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妾婦之子若而人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